

哲學家的冒險——

讀〈王鳳儀倫理療病闡析〉

程 偉

在《中外醫學哲學》這園地能討論張祥龍先生的〈王鳳儀倫理療病闡析〉(張祥龍, 2014, 9-28)一文令人略覺意外。這究竟是哲學問題、科學問題還是社會學問題本人並無把握,但王鳳儀的案例能登上大雅之堂其實意味深長。

張先生的文章介紹了王氏倫理療病術的形成,積極地闡釋這種所謂醫術的特點甚至哲理基礎,又選擇案例分析其作用機制和條件、與中、西醫的相通與不同處、適用範圍,介紹了其追隨者的繼承和發展,強調倫理療病術的儒家性,肯定它是可以直接作用於人的生命的倫理學。張先生這種全面認可甚至有意無意拔高的態度在筆者看來,是一位哲學家的冒險。文中可議之處頗多,本文僅擇要論之。

本來,哲學的重要功能是對思想前提的批判,科學更是強調以事實為前提。而對於張文來說,先要進行思想的事實前提的追問。一個曾經存在的人,一本乃至幾本曾經存在的書,似乎曾經轟動一時,時隔幾十年又被重新提起。在對其高度評價之前,還是分析一下其可靠性為好。王氏原書中的學理部分,諸如性理集成中的五行來源、十二月卦象、五行人性、五陰質之表現、五行簡斷法、五行陰面分別斷法、五行陽面的功能之類,原本是並無邏輯的雜燴,並無正面討論價值;而王本人及其傳人的數量頗多的所謂案例的真實性並未通過嚴格的“程式”而被確認,因而極為可疑。遺憾的是,

程 偉,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教授, 中國哈爾濱, 郵編: 150040。

從張文中只能看到肯定，或者只是為其可能面對的懷疑辯護。其實，翻閱幾個近乎荒唐的案例，就可以全面質疑其可靠性，不知為何張文似乎全未考慮。某如嬰兒癱啞，被認為是其母梁氏稟性不良所致，而梁氏每日跪在佛前悔過，孝敬翁姑，助夫成德，和睦妯娌，友愛兄弟，誓改前非，經五日小兒能言，七日舉步，越半月病痊癒。又有兒童熱水傷腳、兒童小腸疝氣皆靠其母悔過得愈。還有人右帶壓折，膝蓋開裂，但因心地純良，不訛老闆，不住醫院，“坐了一天一宿，第二天就能下地了。”此類案例可信與否，顯然不需要所謂“科學的”檢驗方法，只要尊重事實、尊重常識就能得出否定性判斷，但張先生對此類案例似全未留意。相反，他卻很強調，對“方法有效性和現象真實性的判斷依據，會隨不同的研究範式而有不同”(張祥龍，2014，9-28)，並嚴肅地質疑“‘科學的’檢驗方法是唯一有效的測試方法嗎？這方法是完全客觀的或中性嗎？它要求充分物件化地觀察、記錄和重複被測現象，不是已經有了它特有的規定‘有效’或‘客觀’的角度和存在規定方式了嗎？”(張祥龍，2014，9-28)甚至說，“如果就這麼‘科學唯我論’地判斷，那麼還能有或需要關於有效性的真切討論嗎？”(張祥龍，2014，9-28)張文中還有一奇怪的邏輯錯位：如果這療病法的效果不是真實的，實際上並沒有切實地、無可替代地改變了被醫者的身體狀況，就無法想像一位村野農夫，僅憑藉他獨造的學說，及辦女學等異常事業，就可以打動正在被西方衝擊中的世人，包括一些知識份子。(張祥龍，2014，9-28)還說，“如果與事實出入很大，當不會見容於輿論。”(張祥龍，2014，9-28)似乎由此就可以化解王鳳儀的性理療病的療效駭人聽聞或無法置信。張先生的同情之瞭解實在是有些過度。

既然張先生預先認為性理療病的療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辯護，於是他便進一步分析性理療病的作用機制和條件。儘管這本應是科學家做的工作，但近年的確出現了一些熱心如張先生的哲學家。不過，張先生的解釋也無非是：“‘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以悔過方式進入至誠狀態，就可以獲得用物件化方式無

法解釋的轉化力，使身心再成一體，通過回復原初倫理而治療疾病。反過來，人們之所以會患某些病，失去了健康這個原本之‘物’，就與他們因過分的私欲而破壞倫理關係，導致脫離至誠的生存狀態（‘不誠’）相關。”（張祥龍，2014，9-28）遺憾的是，儘管心身相關性無論是在心理學界還是醫學界都有共識，但心與身的交互作用的環節與機制非常複雜，要用一些籠統的說辭來解釋從燙傷到疝氣、從本人到他人的所謂療效是頗為牽強而並無說服力的。這或許暴露出了哲學家難於自覺的局限。張文還稱中醫的基本思想陰陽五行說中包含着天人相互感應的意思，把“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治病必求於本”，解釋為“隱含着某種倫理比喻”（張祥龍，2014，9-28）；強調“陰陽悖逆了它們原本的性質、位置或名分，就如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婆媳等關係的悖逆，而治病首先就要求問於這個根本，針對它來尋因求治。”（張祥龍，2014，9-28）張文明確宣稱這種在物件化的身體現象之後找到了一個不符合實證化和充分物件化的西方近現代醫學的、更根本的存在發生機制（陰陽說是非物件化的哲理）（張祥龍，2014，9-28）。張先生的這一判斷，實為過度詮釋的曲解。中醫學解釋世界的方式也並未脫離物件化的身體現象。

在筆者看來，張先生為倫理療病的迫切辯護，着實難免讓人認為張先生寧願相信那全是真的。也許，我們可以由張先生熱心推重的儒家思想作出相關解釋。張先生曾坦陳自己的思想帶有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又完全認同儒家的根基紮在我們的人性中，重視探討全球倫理如何體現家庭與孝道的根本地位。他在一些講座、訪談或文章中強調說，在中國傳統倫理的主流儒家看來，家庭才是第一性的，是來自天道的人倫之本，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是一切倫理關係的源頭。家庭是人的唯一健全的基本生存形態。作為一個最天然的人類生存的單位，家庭有自己的獨特生命，它的成員在其中扮演各自的活生生的角色，以維持這個活體在變化環境中的生存，同時成就了自身。所以，當代與未來的最要緊的倫理問題並不是權利平等的問題，而

是重建人生的有機結構，也就是家庭的原生結構，讓天然合理、和諧的關係重現，讓人成為真實健全的人的問題。張先生的這些見解當然具有相當價值，但他似乎相信儒家思想在任何社會、自然條件下的可能有效性，所以才會如此熱心關注一個近乎歷史沉渣重新泛起的事件以求證明什麼。然而，張先生的善良願望足以帶給我們遠遠超過了這一事件本身的憂慮。當今，儒家思想如此紅火，但如果不注意其思想功能的邊界，而不自覺地將其庸俗化，不論對於儒家抑或醫學可能都是一種傷害。

畢竟，天邊的浮雲並非地平線上的樹林。

參考文獻

- 張祥龍：〈王鳳儀倫理療病闡析——儒家生命倫理之活例〉，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4年，第XII卷，第2期，頁9-28。ZHANG Xianglong, "On Fengyi Wang's Ethical Cure—A Living Example of Confucian Life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2:2(2014), pp. 9-28.